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富原

(九)

亞丹斯密著

嚴復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原富

部戊下 篇二

乙論賦之征於贏者。

財生於贏。可析爲二。母財之息。一也。餘於母財之息之外者。二也。故欲加賦於贏。前者可賦。而後者不可賦。後者所以酬役財者之勞勩。與其危失之數。且其數往往不多。使其無此。則役財者其勢不可以長。故使逕以全贏比例出賦。彼勢必轉而求諸贏率。使之加多。抑取諸財息之中。出之益少。舍二者無他道也。設彼於贏率增多。則所征之賦。雖出於役財之家。而賦之歸宿。乃在二種之民。何以言之。如彼用其財以爲樹畜農牧之資。將於所收之穀麥牛羊。留其多數以自補。如此則區以爲租者必微。租微是賦之歸宿爲田主也。又使彼用其財以爲懋遷製造之資。將於物價騰躍以爲厚利。價騰是賦之歸宿爲銷貨之家也。使彼於贏率無所增多。則必於財息責其全賦。有所齎資。其息皆不逮夫其初。如此

則出賦者以財貨人之主也。總之責稅於贏。其勢必有所出。不出於彼。必出於此。使皆不能。則其業廢矣。

案。羅哲斯曰。吾聞穆勒言。賦之加於贏利者。其稅極往往卽在當時出稅之家。不能由甲而移之乙。能者獨一二業耳。如釀酒之家是也。使斯密氏所言而信。必贏率一事。純爲物競之所定而後可。然而商賈交易之事。物競亦有不盡行者。故價貴有不必避。價賤有不必趨。而交易各從其所稔信者。如此。則賦立之頃。凡前此之得利而僅足以存者。其業必僥。緣此而同業者希。希則留於其業者利進。而其力乃足以供賦。故曰賦出於有餘。吾於此又悟其例之無往而不行也。

至於財息。驟而觀之。若其物之宜賦可賦。與國中之田租。其利爲既酬勞動計。危失諸費之後之所餘。無二致者。夫賦加於田租。其勢無由令租長也。何則。一田之所收。自復農所斥之母財。而益以通行之贏率。其所實留者。既賦之後。不能多於未賦之先也。然則等而論之。賦加於息利。其勢亦不能致息率之或增。明矣。一國之母財。等於一國之土地。既賦之後。其多寡廣狹。固無異於未賦之初。吾向者常於部甲言之矣。國中通行之贏率。其盈虛優絀。視母財與民業相待之率。而民業爲數。又非財息之稅所

能爲增損也。故使母財之數。賦前與賦後無殊。則通行贏率之大小。賦後亦必與賦前相若。然則贏利之中。其以酬勞動計危失者。其數亦將無以異。何則。勞動危失。愈非息利之賦所能更也。夫之數者。既賦之後。既皆無以異於未賦之先矣。則贏利之中。其所區以爲息利。而爲母財之主之所應得者。亦必常如是。而非賦之所能增損。明矣。故曰財息驟而觀之。其宜賦可賦。與田租無二致也。

雖然。有二故焉。遂使財息之宜賦異田租。(一)凡田積幕之大小。所值之微鉅。必不能爲幽隱難察之端。而常可以計量至於甚悉。而商賈所具以經營之母財。恆局祕而不令人知。能測而悉。殆未有矣。且多寡屢遷。不獨以年爲盈虛也。且以月日異焉。今使以國家之稅於息利也。常取其所甚祕之事而評之。母財旦暮之異。賦者必與知之。若津吏之朝潮而夕汐者。此其煩擾。殆非人情之所堪任者矣。

案。算緡之事。其爲病民不待論矣。然吾聞美國行業產稅。一切聽民自占。不設法令以待逃隱。然上下廓然。無欺匿亦無逆詐。可知民德稍進。雖至不可行之政。皆可以施。往往縱任其民。而其民轉厚自愛。彼任法術者烏足以與此乎。

(二)田之爲物地著。不可遷徙。而母財之移置。至無難也。田之主人。雖有在邑在野之不同。然大抵皆

人與田同處於一國。至於母財之主全地之民。皆可爲之。不必專之於一國一都也。使一地稅政甚苛。經營之事不得自由。則移實他所。不受胥吏之詰責誅求。事易易耳。夫行一稅政。致一國之母財盡徙。則其國之生業掃地。蓋耕田力作。無往而不藉母財。母財既亡。其君民乃至交困。不獨可征之贏利無有也。恐租與庸從之。則更取何利而賦之乎。

然則母財所生之利。國家終無術以賦之乎。曰。有。國不得已而賦及母財者。則與爲其密。寧爲其疏。爲其急。寧爲其緩。主於寬大不苛。清靜無擾。而任民之自占。夫爲此不苛無擾者。正所以救其賦之難平而不精。民知上之取我者甚微。則雖他人之占不以實。彼亦無概於其隱爾。

英國所征之地稅。制者之旨。所以征財息者。與所以征田租者蓋同。如田租之稅。每鎊例征四先令。是爲五分租之一。故原制所加於財息者。亦欲五分所收之息而取一焉。先是倫敦息率爲歲百六。則每百鎊息錢應征二十四先令。此爲五分六鎊之一也。逮息率減爲歲百五。則每百鎊應征二十先令。與相降也。考地稅之制。國家歲責定額。而國中之野與邑分征之。以足其數。然於野取其太半。其所取於邑者。則又以征於屋租者爲多。故雖賦財息。而財用於力田者不賦。用以貸國者不賦。賦者僅在二三

之邑業。而算又遠在實用母財之下也。故其原估雖至不平。而民未嘗病之。縣鄙郊廛。田宅母財之數。皆一估而勒爲定額。不更張也。況近世以來。國之庶富交臻。田宅之值既增。母財之積益廣。所謂不平愈微難見矣。又每邑所征。既爲定額。其數皆可豫知。而無無恆漲縮之弊。民尤不覺其賦之行也。總英國之田。其舊算不及半值。至於母財。則舊算五十不及其一也。邑居數處。如威明斯德。其市業母財皆不征。征者專於屋宅。獨倫敦則與此異耳。

夫國家以賦稅之行。而執訊民之幽隱。此最煩擾最病民。故各國成賦莫不謹違之。此如罕布爾格民主。國中民。法產千者必助國家以二五。罕布爾格民。大都皆商賈。則是稅加於母財者矣。每歲納賦之日。縣官坐堂皇。聽民自占產。置銛於隅。民自具所應助者投其中。而誓曰。此某某產千之二五也。若有欺客。天神鑒之。誓畢而退。官不問其財之多寡。亦不驗其所納之實否也。然其賦愈以謂不欺。蓋民主小邦。下任其上。羣知國有歲用。非此不足以立。則如保公器。皆樂出資。就令無良。其數必寡。此其術固可用。誠信不紿。非異事也。矧乎其有帝天之凜耶。且此不僅見於罕布爾格之民而已。

瑞士之安德武德社。常有風泉之災。而國之大費以起。遇此則民集於公會。自占所有以待賦。民慷慨

自言。未嘗稍諱匿也。其在丹列社國有所費。民亦比例其歲入爲征。法皆盟而自占。民各相任。未聞或疑其鄰之隱匿者。若巴塞勒社。國用仰於出國之貨稅。民會盟自詭。每三月完所稅者。由是商賈之家。各自簿錄其所售。至期則具錄與稅獻之主藏。無或逋欺。諸如此倫。其賦於民也。法至簡易。然未聞以信任其民之故。其國賦稍有耗虧也。

於稠民廣坐之中。以盟詛自占其財之實數。此在瑞士社民之中。爲之甚易。而在罕布爾格。則爲厲民之政矣。何則。其民業之情異耳。仰機射利之商。其治生如用兵然。使時時以其實情宣暴。則資貸皆梗。而所爲必敗。獨至纖嗇勞苦之民。不覲機利。則雖以貧富之實告人。未嘗病也。

近世荷蘭。以擁立鄂楞資王之事。國計民產。各出百二之算。其完賦一如罕布爾格。而民亦無欺匿者。此其事較之罕布爾格爲尤難。然而民樂之者。則以既廢舊政而樂從新故耳。國有大緩急。資民一時之力。其勢固不可常也。當是時。荷蘭息率不過百三。今乃計全產以百二之算助國。此以息利言。則稅每鎊十三先令四便士也。意其時出財之民。至息盡侵母者有之。幸其一用而罷。故民猶可以自勉。設其常用。則將使民業掃地。雖欲勉必不能矣。

如是之稅。其法皆稅子而不稅母。如吾英之地稅。其所算亦息也。算財之息。與算地之租。均租一鎊者。稅四先令。故息一鎊者。亦稅四先令。罕布爾格丹列諸賦。皆加諸息利者。其以母財爲算者。獨荷蘭耳。故其賦可一試而不可累行也。

以下言賦之加於專業之贏者。

歐洲諸國。賦加於贏。有僅在專業。而不必凡贏皆賦者。其事往往在商賈。而加於耕農者亦有之。此如吾英之稅。責諸叫市街鬻者矣。有責諸牽車負囊行賈者矣。市之輿籥有稅。酤麥酒者。酤燒酒者。皆有專捐。而後許入市。近歲兵事。則城市之店肆皆稅之。制賦者曰。兵事之所以起者。爲保通商也。故商賈有飲助儲蓄之責焉。

雖然。彼不悟凡如是之稅。名爲責之商賈。而實非商賈之所出也。物競盛行之世。往往商賈之贏既微。欲其出稅。勢有不可。故其終極。出此稅者皆銷貨之家。商賈先完其征。而徐集其散者。散者之所集。優於先完之數也。

使其爲賦也。於業之大小有比例。則賦必銷貨者之所衆出。而於治業者無所苛。使於業之大小無殊。

而責從同之稅。此亦銷貨之民之所衆出。而於治大業者利。於治小業者疲。此如城中每車七日責捐五先令。每箇歲責捐十先令。二者皆業畜車箇者所先納。然於其業之大小。略有比例。則大小二業。無所偏利於其間。如酤麥酒者。歲完縱容稅二十先令。酤燒酒者。歲完四十先令。酤葡萄酒者。歲完八十先令。凡此皆不問所酤之多寡。故售多者利。而售寡者若畸重焉。蓋售多則復其所稅甚易。而售少者較難。故也。雖然。以其稅額甚微之故。雖有畸重。民不知之。且或謂酤酒之業。固宜抑之以稅者也。至店肆之稅。一概不爲此例。則無可如何者耳。設必比例爲之。民轉咸怨。何則。生業之大小。母財之優絀。民所甚祕而難察者也。向使稅之者多。則業小者廢。而業大者僅存。則彼將爲壟斷而制高價。若此。則不惟不病其業。且以利矣。英國於一千七百五十九年。議行店肆之稅。以有弊罷。繼而有助餉之設。吾歐賦加於贏利者多。而最要者莫若法之泰理稅。其稅加於農人所用之母財。而課其贏利者也。歐常拂特之世。大抵治國少而亂國多。王之取民也。違其強梗而賦其良弱者。其小侯於通國共主。有事則助之以兵與財。然無常額貢賦。王亦不能強責之也。其時歐之土壤。耕者皆拂特之臣隸。降及中古。稍稍自立。故農民之得地也。或由於王。或由於拂特侯伯。此其先皆奴僕也。如吾英之鈔佃矣。（佃

之受田於田主有籍。易佃則鈔籍與之以爲據。故曰鈔佃。亦有不受田爲產。但約若干年耕而納租。如是者。謂之約佃。約佃之得自主。過於鈔佃也。拂特之主。目覩農隸之家。降益殷富而多自立者。則心忮之。而樂聽國王之加賦。於是乎有泰理之稅。始泰理稅之所加。必其先之爲王臣隸者。是爲眞泰理。近世沙諦尼亞王所收地稅。如在狼幾突普羅惟因陀非尼不列登尼孟陀班諸省。亞庚。康當。二舉部。（其民自舉理賦治民諸官。故曰舉部。）及他法國縣邑。皆此類也。他國王之賦其農也。不必其始之爲隸佃者亦有之。如此雖名泰理。與原制異。號私家泰理。法國諸省稱舉部者。皆行此稅。泰理眞者不徧及。故其稅爲不平。然皆有根據。至於私家泰理。幾擇肥而噬。則不平而且無據者矣。

今日（一千七百七十五年）法國私家泰理。行於二十舉部。歲入四十兆一十萬七千二百三十九利佛十六蘇。泰理之賦無常額。歲以不同。王置稅司。以察諸部豐歉旱潦。依以定賦。大抵每省各分爲若干舉部。全省之歲賦。諸舉部視豐歉民力爲貢有差。然稅司欲第民力高下。其勢不能。雖極廉公。然往往所察不得實。省所出賦。第諸部之民力分出之。部所出賦。第諸鄉之民力分出之。鄉所出賦。第諸家之民力分出之。而出者皆歲歲異。省察以稅司。部察以舉官。鄉察以鄉吏。可謂細矣。然其誤者不僅

耳目有所不周。傳聞有所誤聽也。愛憎之私。朋黨之異。往往亂之。故民出賦者。其自任幾何。未算之頃。末由知也。且有時已算矣。其所出不止算者。蓋使不應稅而稅抑。應少稅而多稅。其人訴於所司。則明歲更估。應加賦餘戶。取以還之。又若應出者力不能出。稅吏先之以納於王。明歲則加餘戶之賦。以償稅吏。又若稅吏逃亡。則舉者之鄉民。共承其敝。更募財以納王之稅府。其募財。常取鄉之富者使先出之。明歲乃加通賦以償富者。其政之糾繞煩苛如此。

凡專業有贏稅。賣者皆節其入市之貨。使取於價者。足償其所先之賦而止。或節其治貨之母財。使貨少而供劣求焉。如是則價騰。而賦出銷貨者矣。獨其賦加農之贏利。則農之斥母不可收。其爲地有定畧。而所納之租如之。欲善耕其地。非母財之足以周事不可。使收其母。則稅與租二者皆有力不足之勢矣。欲其力足以供稅。必求產多而入市之土物大進。故農贏之稅。勢不足以救穀賤也。穀賤則出稅不在食者而在農矣。雖然。農之計母以爲贏也。其率與他業等耳。設不及。則農業坐廢。故是稅既行之後。使農而猶求常贏之率也。其勢非節之於租不可。稅之進。租之退也。故是稅加諸佃約未滿之時。農受其敝。至於更約改佃。則田主未有不受創者也。

國有私家泰理之稅者。其算農也。皆約農者所出之母財。是故農居是國。不敢見其良牛馬。而常以飢羸之田畜。腐敗之田器爲耕。蓋其意畏君上之誅求無已也。則僞爲貧乏以視之。雖然。此非計之得者也。彼之所失於耕者。較之所匿於稅者。相過遠矣。雖以農功不精之故。穀之入市者寡。然而騰於價者。亦不足以酬其所失於耕者。而田主之租。愈以少矣。蓋以農功之窳。國與農及田主交病。推原其故。皆泰理之稅職之矣。夫如是之賦。其勢足以竭國富之大源。此予於部丙所前及者矣。（見部丙篇二）

北美南部。洎西印度所行之頭會。以墾田者所畜之黑奴爲算者也。辨其賦義。實與賦農者之馬牛同科。然則是亦賦之加於農母者矣。墾田者以一身而兼主佃。謂之佃。則先之完稅者也。謂之主。則終之出稅者也。凡田奴算頭會。歐洲之古國皆行之。至於今。俄羅斯猶如此。以其加諸奴隸也。故常俗謂國有頭會。乃民爲奴虜之標識。雖然。未有爲奴而能出稅者也。故出稅者。不關爲何等民。必自主自由之左驗也。而非奴虜之標識也。夫出賦稅。明其人之有國家固也。然必其人之有所有。而必不能身爲他人之所有也。民有財產田宅而後有稅。若奴僕牛馬爲人所有者。又烏能自出稅哉。故頭會之算於人奴者。與平民所出之丁算異。平民自出稅。人奴頭會。主者之所出。平民丁算。多臆定與不平。人奴頭會

雖不平。然以身爲估。無臆定者。故主人之畜僮僕者。皆前知所出之稅。而平民丁算。估有異同。不可一也。其爲異如此。然以其事之類也。則等而視之矣。

頭會亦名奴算。荷蘭亦用之。家雇奴婢。則出奴算。此與前之頭會異者。頭會行於農者之母財。而奴算則行於人家之歲費。此與用物之有稅等矣。大不列顛家雇一僕者。歲出一幾尼亦此類也。此其稅最苦中人之家。蓋歲入二百鎊者。雇一奴可也。而歲進萬鎊者。未必用五十奴也。至於貧民。自無與於此稅。

案。羅哲斯曰。奴算使民不用奴媼。故其所厲在下戶貧民也。且其有損於教化風俗者。下戶非爲奴媼。則無由與上戶之民爲緣。而不得沾其化導之益。故奴算行。將使民之愚者益愚。

凡賦之加於贏利者。不能使息率因之而變也。賦雖行。息率自若。不及率則貸者不出。然使賦加於贏。而算者之比例特詳。則其賦終出於息利者有之矣。法國二十取一之地賦。其制與英之地稅同。算於田宅母財三者。然其爲比例加謹。則財息受之矣。但於稱貸之息率。則終無所變也。

以下補論田宅母財雜稅。

當產業之守於一主也。無間加賦之久暫。其稅皆取於子而不侵其母。獨至產業易主之際。或由死而之生。如父子相傳。或由生而之生。如尋常之置產。而國家賦稅行於其間。所侵者多其本值。是則稅加母財者矣。

死生授受之際。甲乙易主之時。產大者如田宅。皆爲衆著之事。欲久祕不能。故上之賦稅。可卽事而征之。若夫財物相推受。資貸賣買。其祕而不宣甚易。上不能卽事而征之也。則所以行其賦者有二術焉。一。載之國憲。凡如是之契約。所用之紙素。必經官印而預賦者。違此者其契約不堅。二。凡相授受。必錄於官之策。而納應捐之賦。違此者其契約亦不堅。前謂之印稅。後謂之冊捐。印稅冊捐行。則民間田宅財貨相授受者。莫不稅矣。

大不列顛之制大小印稅也。不以所轉之物值爲差。十八便士之半庫倫之印幣。足以爲至大之約。其所以爲差者。在契約之制有不同也。其最重者。例用羊皮之楮。每番皆有印。價在六鎊以下。凡國王之冊書詔勅。與民以永遠權利。及他法司文件則用之。不計值也。大不列顛有印稅而無冊捐。有者特司冊檢點之費。此僅稍酬常官之勞。而君國未嘗以之爲賦也。

荷蘭印稅與冊捐並行。有視所轉之值爲差者。有不視所轉之值爲差者。凡約據必用印楮。其價自三斯台白。(值同便士)至三百弗羅令。三百弗羅令者。等於英幣二十七鎊十先令也。所謂視值爲高下者也。設所轉值貴而用印楮賤者。其產沒官。商賈交易之事。其合同條約。皆有印稅。否者獨諸種毗勒耳。然不以所交易值貴而加。凡鬻田宅抑典質。皆有冊捐。率百二五。船噸載過兩噸者。亦冊之。船者水上宅也。他財貨常官發售者。其稅亦值百征二五也。

法蘭西亦印稅與冊捐並行。考印稅冊捐二賦法。於吾歐爲今制。作俑不及百年。而各國皆用之。爲民上者相師成風。此最神速。大抵取民之財不留餘地已耳。

產業易主。由死之生。其賦爲受產者之所出。以地售人。則售者出賦。蓋售者之情常急。而購者之情常緩。緩者有制價之權。常計賦以爲購。賦之數彌長。則價之數愈消。而售者情急不能待也。則順受之而已矣。故售賣地畝之稅。恆爲厲民之一政也。以新屋售人。有間架而無基址者。其稅則購者常之。蓋造屋爲業。必計常贏。使不及率。勢必罷業。故完稅雖造屋之人。而出稅必置屋之主也。以舊宅售人者。其情與售地同。售者出賦。城市歲造新屋之多寡。乃供求相劑之一事。使求之數少。不足使得通行之贏。

率者。屋無新造者矣。而舊宅之在市。其數常主於偶然。不因求而後出也。都會之內市井不齊。而閉僥者衆。則舊宅踵出。而價隨其所能得者。於此而賦之。皆售者之所出也。印稅冊獨行於賣貨之事。其賦必資者之所出。行於訟獄爭產之事。則訴者完之。而所爭之物值坐減。蓋得產之費既滋。則本產之實值殺矣。

諸項產業易主。而賦行其中。此不徒本產之實值坐減也。其國養功殖貨之母財必損。蓋大抵皆掊克民財。以供君吏之侈靡。而使其財在下。則無往不以贍生利之功者也。

且如是之賦皆不平。就令估值爲賦。其不平自若。值可得而估者也。轉之疏數。不可得而估者也。至於並值不估。若近世之印稅冊捐者。其不平乃更甚。雖然不平矣。而無任情重輕之弊。蓋其物明著。欲任情重輕。勢不可也。其賦雖常出於貧乏之家。顧其賦時則甚便。納賦之頃。卽民受值之頃。常有財以供之。則雖貧任賦。故曰其時便也。且其完納之事亦甚覈。無漏卮。

其在法國。民不苦印稅而常苦冊捐。蓋冊捐吏緣爲姦。而民之所出無藝。故法國報紙所營營其上者。大都指此。然無藝非此賦不可免之弊也。用此賦而至於無藝。必其詔令教條不爲明晰。遂使責賦胥

吏得舞文耳。

官設簿書。錄民間之典質。及一切常住產業權利之遷徙。利民之政也。有此而兩造之家愈相任。其餘大半之賦政。則既有大損於民。矣而於公又無益也。凡不可公然簿錄者。其事皆不宜有。乃吾聞法之爲冊捐也。有所謂祕冊者。是遵何道耶。

英國之印稅。有加於博戲。葉子骰色之屬。有加於報紙報編者。此雖印稅。實於稅雜銷用物者同。其稅用者出之若酒。罐縱容單之印稅。雖本旨欲抑酤者之利。而出者則酒徒也。凡此諸稅。以其同爲印稅之故。國家以一司領之。實則名同而實大異。所從出者迥殊。言賦者當能辨之。

丙論賦之征於庸者。

部甲前論之矣。勞民之庸。準之以二物。其地需工求傭之緩急。一也。衣食生事所必資者之價值。二也。求傭之勢。有進境。有中立。有退行。則戶口之加庶。進境中立退行應之。而民食之優游儉節菲薄。亦由此而有殊。取民食之經數。用以知最劣之庸。下此則勞民不至。故當求傭之事。與夫糧食之價。無異乎前。而上取其所得之庸而賦之者。則其效無他。庸之率將進。且所進必不止於賦之所加者。此其大經